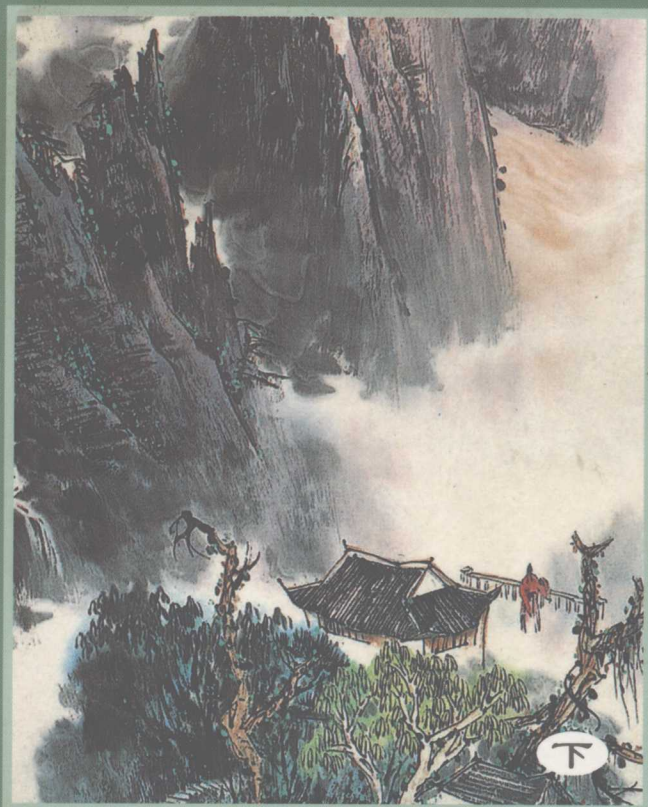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精品

莽原魔豹

仗剑天涯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15
(2)

云中岳武侠精品

仗劍天涯系列

莽原魔豹

(下)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六章	义救三侠	(315)
第十七章	痛挞二女	(333)
第十八章	牢里救人	(353)
第十九章	误中毒矢	(370)
第二十章	芳心暗许	(391)
第二十一章	怒斩狂叟	(419)
第二十二章	无量神罡	(434)
第二十三章	怀柔手段	(456)
第二十四章	迷踪行家	(476)
第二十五章	施苦肉计	(497)
第二十六章	伏击偷袭	(519)
第二十七章	父归寻子	(543)
第二十八章	血刃活佛	(564)
第二十九章	狂笑自尽	(591)
第三十章	惨烈恶斗	(612)

第十六章 义救三侠

东方发白，风雪已止。

山谷的一座奇崖下，张家全在整理自己的革囊，取下豹头罩卷好塞入囊中。

“都是你坏事。”他向在树下打坐行功调息的飞虹剑客埋怨：“要不是你来，我不把这座鬼寺院拆掉才是怪事，至少也要斗斗锡伦活佛。”

飞虹剑客是被狮子吼和震人心魄的长笑，播弄得心慌意乱手脚发软的，张家全不得不把他背起撤走，所以失去斗锡伦活佛的机会。

“老天爷！你在亵渎菩萨……”飞虹剑客哭丧着脸：“你怎能藏在藏经阁杀人？怎么可以把人掳在佛门至宝大转法轮上？你……”

“你给我闭嘴！”张家全不悦地说：“锡伦活佛是主人，他都不在乎杀人死人，我为何在乎？我不信神佛，谁想杀死我，我就毫不迟疑杀死他，管他是什么人什么地方？哼！”

“你不要不信……”

“怎样？”

“文殊菩萨是很小气的，你可要小心了，小心他显化把你打入大转法轮投畜生道。”

“哼！”

“你不要哼。”飞虹剑客坐正身躯：“当初观音菩萨东来，在南海建道场，起造无量殿，不该说了大话，认为俗语说粥少僧多是不正确的，南海无量殿的粥仅足僧侣吃饱。文殊菩萨小心眼，立即带了五百罗汉变化成僧人到达南海。”

“结果怎样？”张家全兴趣来了。

“观音菩萨那只小净瓶，足以装得下大千世界，当然佛法无边。五百罗汉虽然是五台山五百条孽龙，被文殊菩萨度化成道的，肚子再大，也吃不垮观音菩萨。结果，当然是观音菩萨赢了，五百罗汉东倒西歪跑回五台。”

“废话连篇。”张家全笑了：“你以为我没来过五台山？你可以胡说八道骗人？五百罗汉不是孽龙，是中台的梵仙山，古时候有五百仙人吃菊花成道的，所以五百罗汉倒有一大半瘦骨嶙峋，吃菊花实在难饱肚子。喂！你要不要去找风尘三侠？”

“找他们干什么？”

“告诉他们，行刺小皇帝是不会成功的。那个什么活佛的狮子吼将臻化境，他们毫无希望。”

“我无法劝这些满腔热血的人。”飞虹剑客叹息一声：“他们固执得很。你呢？”

“先找地方睡觉，下午再接近台怀镇，打听江姑娘的下落，我得为她尽一分心力。”

“哪一个江姑娘？”

“江小兰，一个也想来有所图谋的人。再见。”

不等飞虹剑客有所表示，他匆匆走了。

午后不久，江小兰从镇上的小街返回客房，提了一大包拜佛的供品，匆匆进房掩上了房门，将供品放在桌上。

身后，突然传出一声轻咳。

她吓了一跳，倏然转身戒备。

“是我，豹人。”身后的人说。

是张家全，村夫穷汉打扮，老羊皮袄掩住了藏在腰下的猎刀。他的易容术，是愈来愈精了。

“你……你是怎么进来的？”她欣然说。

“爬窗呀！你昨晚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捉错了人。”

“捉错人？”

“隔壁，有一位穿黑衣的姑娘。”她指指邻房：“是大同地区的女飞贼。夏都堂派人来捉她，张冠李戴我遭了殃。幸好他们有人认识我，知道捉错了，今早才把我放回来。倒是你，赶快远走高飞，你杀了他们三个人，他们正全力搜寻你。”

“他们不会放松你的，你在这里已经毫无希望。”他摇头苦笑：“你的意图，瞒不过这些精明的人。”

“我……我有什么意图？”

“别装了，姑娘。能走，还是走的好。”

“我……我走不了，坐骑上了厩，而且我已经受到警告，不许随便离店走动。”

“我知道，前面院角有人监视你。”

“这……”

“我会摆平他。”他的语气流露出冷酷凶狠。

“你……你要带我走？”江小兰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你不走吗？”

“好，我走，你等一等……”

“不能等，你不走就算了。”他坚决地说。

“好，我走。”江小兰咬牙说，立即佩剑，带上包裹。

“我给你二十声数的时刻，当我出窗时开始数。”他轻轻地启房侧惟一的小小窗户：“数尽才可以启门外出，不可延误。”

“一起穿窗走岂不省事？”

“外面是一条防火巷，两端有他们的眼线，必须从上面的帘笼钻出，你是办不到的。即使你的技巧够，速度也配合不上，只有豹才能办得到。准备了。”

声落，他蛇一样滑出窗外去了。

江小兰开始在心中叫数，一、二、三……

二十数一尽，她拉开房门。

院长长廊那一端，本来有一位旅客在廊柱下，细心地缝补衣裳；出外长行旅客通常得自己补衣裳。

这时，这位旅客像是倚柱睡着了。

张家全则出现在另一端的屋角，向她举手一招。

从偏僻的小巷出镇，往山林里一钻便安全了。

站在北行大道旁的山脚树林内，张家全向北一指。

“大道不安全，辛苦些，绕山走，昼伏夜行。”张家全叮咛：“吉凶祸福，自己留心。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你该知道怎么做。走吧！彼此珍重。”

“你不走吗？”江小兰黯然问。

“我？我有我的道路。”

“那……我不走。”江小兰坚决地说。

“你不走？”

“你说过，我有意图，不错。事情还没有着落，我走了岂不是白来了？”

“你已经没有机会，不走岂不是白送死？”

“我本来就没打算事办完了还能活。”江小兰沉声说：“一个人活要活得有意义，死也要死得有意义。我要办的事不管是成功或者失败，对我来说，意义分量相等，我只要去做就行了。就算我失败了，还会有别的人去做。假使我不做，而后的人就会裹足了。”

“又是一个笨蛋！”张家全摇头苦笑。

“你信不信？世间有许多壮举，是由笨蛋完成的。”江小兰脸上有飘忽的，令人难以捉摸的近乎狡黠的笑意：“世间就是因为聪明人太多，至少自以为聪明的人太多，所以才会乱糟糟。你聪明，所以你阻止别人成事。”

“荒谬绝伦！”张家全笑笑：“事不可强，志不可夺。好，你是一个固执的、可敬的女人，就算我不够聪明好了，我不会阻止你做任何事，毕竟任何事也与我无关。你会知道怎样埋伏，怎样保护自己吗？”

“我……”

“镇附近的山林是躲不住的，我相信那些人已在准备大肆搜索。走远些，时机一到，再设法潜回。但不是潜回镇市，那是白费工夫而且危险已极。”

“我会等机会的。”

“那就好。走吧！我带你找地方暂时栖身。”

“谢谢你，豹人大哥。”江小兰雀跃地说，俏巧地挽住他的臂膀，冲他妩媚地一笑。

在一座苍色的茅岭下，结了一个茅窝，这就是张家全露宿的地方，里面藏了他的豹皮革囊。

躲在这里，接近至五六里的人，也一一呈现在视线下，相当的安全。

他打开革囊，取出一包干肉脯，一包盐，一套有火刀火媒的生火器具。

“送给你。”他将东西交到江小兰手中：“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活得十分辛苦。要记住，藏身的附近三五里内，决不可以生火，火迹虽然可以掩埋，但绝难瞒过行家，所以如非必要，以不生火为宜。住处必须可以瞭望，必须有退路。一处地方，不可逗留两天以上。活动时被人追赶，住处必须断然放弃，逃得愈远愈

好。”

“大哥，你好像很有经验呢。”江小兰往他身边一躺，伸伸懒腰，娇慵的神态极为撩人：“这里真不错，但下雨下雪怎么办？”

“我是在山野里长大的。”他也躺下：“所以我是豹，天生的野性。下雪不要紧，裹皮而睡暖和得很。下雨，那就麻烦了，必须找山崖树洞躲。好在目下即将入冬，有雪少雨。”

“你的家呢？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江小兰一翻身，半倚在他身上了，美丽的面庞俯在他眼前，吐气如兰息息相闻，那双动人的明眸凝视着他，紧吸住他的眼神。

“不谈这些。”他逃避江小兰的目光，逃避江小兰的问题。

“人家要知道嘛！”江小兰伸手扳过他的脸，按在他的脸颊上，明眸中涌起另一种光彩，另一种令异性心动的情焰。

这一来，他逃避不了啦！而且，立即引起他的内心波澜，那熟悉的，令他怦然心动的情景，恍惚在眼前涌现，时光倒流了。

这双动人的明眸，与起舞凤太相像了。美丽的、气质相同的姑娘们，似乎都有一双相同的动人明眸。

似乎，只有尹香君那双似若有情的明眸不同。

对，似若有情，而又有点恐惧、逃避等等复杂的情绪流露。那点绵绵，那点依依，却又有点畏缩……

而起舞凤，以及这位小兰，却是火热的、渴望的、无畏的，这种目光，最易引起异性激情的、无法抗拒的种种本能反应。

他是个在山野中长大的人，反应是直觉的，有时候，他也会深入去探索情感的内涵，也会去回想自己所感觉的情绪波动，也会对尹香君那种复杂的情绪加以分析猜测，但大多数时间，他不想去进一步了解，没有这个必要。

他不是活在过去里的人，他活在现实里。

现在，这个江小兰才是在身边的、活生生的、火一样热情的女人。

“我说过，我不谈这些。”他的一只手，轻抚着上方那美丽的面庞：“我也不会问你什么，问你你也不会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只有自己才能担负的秘密，只有仇敌才希望进一步深切了解。多了解一分仇敌，多一分了解那一头猛兽，就多一分胜算，多一分活下去的希望。你是仇敌吗？”

“你怎么说这种话？”江小兰眼中有警戒，但笑容更妩媚了。慢慢地，左颊贴上了他的右颊，手变成了一条蛇，火热的胴体压上他宽阔坚实的胸膛。

“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他手上紧了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必须保护自己。比方说，某些时候，你们必须关上你的大门，不让盗贼野兽闯进来。”

“我……我只是想了解你多一点……”江小兰在他耳畔低语：“这也许是女人的通病和私心，对自己钟情的男人，难免……”

钟情的男人！这表示太露骨了，这个男人应该受宠若惊，求之不得。

但张家全却悚然而惊，手停止了活动。

“我曾经有过女人。”他突然推开压在胸前火热的胴体，挺身坐起：“近期，我不打算去想这些事。我要到各处走走，你可以在此处好好歇息。”

“不，我跟你走。”江小兰大感诧异，弄不清他何以突然出现情绪低潮。

但这女人心中明白，机会已经消失了。

“跟我走？”他已感惊讶。

“是啊！一个人在这里躲，好寂寞……”

“噢！奇怪。”他剑眉攒得紧紧地。

“奇怪什么？”

“玩命的事，你认为是寂寞？以你的情势来说，你必须躲开所有的人才安全，你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应该是你必

须忍受的事，对不对？”

“可是，我……我认为我已经有了倚靠……”江小兰流露出娇怯怯的可怜相，也流露出羞怯的动人神情。

“你一定弄错了。”他摇摇头：“你没有任何倚靠，你一切得靠自己。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为自己而玩命，不会为你而玩命。你应该找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玩命……唔！我想起来了。”

“你……你想起什么？”

“也许，我能替你找几个人。”他站起提起豹皮革囊，准备动身。

“谁？”

“到时候再说。”他含糊其辞：“走吧！碰运气去。”

凭狩猎的本能与经验，张家全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所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逃匿的猎物。

在山野里，他是主宰。

远出十余里，绕至沐浴堂附近。

这里距台怀镇已在十里外，是至龙泉关的大道。十余户人家，一所寺院型式的大院堂，叫沐浴堂，传说是文殊菩萨曾经在此地沐浴。

再往东走，五里外是月明池观海寺，有极神妙的残迹金刚像古迹。这五里路大道稍为平坦，但两旁林木蔽天，全是苍松翠柏，严冬不凋。

远在外里，他已嗅到危机。

藏身处是一处山坡，居高临下，可以看到下面的沐浴堂，两端的大道空阒无人。

“奇怪！”他用目光向下面不住搜视：“怎么行人绝迹了？一定有了什么变故。”

“下去看看就知道了。”江小兰说。

“下去？你说的是外行话。”他笑笑：“不管任何时候，你我都不能公然进入有人烟的地方露面，你去看什么？看热闹？”

“哦！这地方是……”

“叫沐浴堂。路是通龙泉关的朝山大道。要办事的人，根本不必到台怀镇冒险枯等，在这附近监视，往来的人无所遁形。尤其是王公贵胄，一看便知。哎呀！”

“怎么啦？”

“你看。”

他俩的位置在北面，随他的手所指向，可以看到沐浴堂南面里外的松林中，踱出一个青帕包头，穿了村妇的老羊皮外袄，提了食篮的女人，不徐不疾地向沐浴堂走。

“那个村妇不从路上走，大概是采野菜的。”

“这时候，哪有野菜好采？”

“你是说……”

“她是我想找的人。”

“是谁？”江小兰眼神一动。

“以后再告诉你……糟！”

“怎么啦？”

“屋子里有人等她！她一定曾经露过面，不知利害，竟然再来，可能是找食物，我得警告她。”

“你打算……”

“啊……”他仰天长啸，声震云霄。

村妇一怔，倏然止步抬头眺望，蓦地扭头飞奔，食篮抛掉了。

下面几间土瓦屋中，包括沐浴堂，传出一声怪叫，人影纷纷抢出。八个村夫打扮的人，手中握了连鞘的刀剑，以惊人的轻功向村妇狂追。四个同样打扮的人，则向北面飞掠，显然意在搜捕发啸声示警的人。

村妇飞掠入林，速度有如星跳丸掷。相距约一里左右，她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地扔脱追来的人。

两里、三里……绕过一处山脚，前面闪出李群和霸王萧北。

霸王萧北已经改名为虬须虎萧山。

“三妹，怎么啦？”李群老远便大声急问。

“有埋伏，快追来了。”扮村妇的舒眉一面飞掠，一面提出了警告：“人很多，快走啊！”

某些规律，是不可以随便改变的，一改变，就打破了规律，破坏了压力平衡，就会出毛病。

实力相差不远，一比一，就不可以穷追，这就是规律，穷追就会出毛病，结果反而会送命，所以说：穷寇莫追。又说：遇林莫入。

实力相差悬殊，而且在对方人多势众的地盘内，逃的人必须尽快远走高飞，脱离现场，有多远就逃多远，这就是规律。

风尘三侠破坏了规律。

也许是舍不得远离；也许是误估了对方的实力；总之，他们并没有按规律远走高飞，没能有多远就走多远。

逃过了两座山，他们不逃了，以为对方必已知难而退，不会冒险穷追不舍，而且认为对方绝对追不上他们。

进入山脚的一座树林，他们停下来喘息。狂奔了十里地，浑身热气蒸腾，外冷内热，快受不了啦！

“三妹，怎么一回事？”不住活动手脚的李群问，不断作深长快速的调息以恢复精力。

“到约定的那家民宅取食物，突然听到对面山上传来的震天长啸。”舒眉一面活动一面说：“我一心慌，回头就跑，果然有十几个人追出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奇怪！不知是谁用啸声示警？”

“会不会是旱天雷？”虬须虎拾回霸王鞭，大概已恢复疲劳，

挟了这种重兵刃逃命，是十分累人的事。

“不像。”舒眉说：“很可能是金鹰。讲武堂那群汉奸，把鹰爪王王逢时派来，就专为对付他的，鹰爪王封金鹰，还不知哪一头鹰强，金鹰的啸声可传十里外，真像是他。但他不会帮助我们，他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自认是独行侠，从不管别人的闲事。”

“很难说哦！毕竟同仇敌忾。”李群笑笑：“鹰最讨厌弓，但他这次却准备了唐弓和靛矢，用来对付小皇帝，可知人有时会改变自己的。”

“我们还是走吧！”舒眉不安地向来路搜视：“我总有点心惊胆跳的感觉，担心他们不死心，继续穷追不舍，我们……”

“再精明的猎犬，也不会远追出十几里以外。”虬须虎不以为然：“三妹，你多虑了。不过，还是走远些比较稳当些。”

“对，老二，走远些。”李群说：“以后再回去找行囊，我们且绕到西台去，让他们往东穷搜……”

“我们真的往东搜吗？”不远处突然传出直震耳膜的陌生语音。

三人吃了一惊，三面一分。

三个锦衣人并肩出现在十余步外，穿林向他们接近。

“哈哈哈哈哈……”相反方向传来狂笑声。

又是三个人，三个青袍中年人。

左右都有脚步声传出，先后又出现四个村夫打扮的剽悍大汉。

三比十，陷入包围。

“果然是你们，风尘三侠。”为首的锦衣人狞笑：“在京都，你们三次出入摄政王府，每次都灰头土脸，你们还不死心吗？”

“大明的死士，永不会死心。”李群厉声说：“穿云燕姓侯的，你这无耻汉奸，李某第二次出入王府，一而再让你在剑下逃掉，

一直引为憾事，今天不是你就是我。”

“你配说这种话？可恶！”穿云燕冒火了。

传来一声轻咳，压下了穿云燕升起的怒火。

三个穿三色箭衣外加掩心甲的神气大汉，步伐整齐排草穿枝而来。

穿云燕十个人，默默地向外退，让出空间。

“参见都爷爷。”三名青袍人上前行礼，屈右腿垂右手连点三次地，上身随点次而俯动。

这是满清的请安礼，手点的次数须按对方的身分而定，对方身分愈高，点的次数愈是多。后来由于太过麻烦，而且人口愈来愈多，不易认出对方的身分，一切从简，仅点一次便了事。

为首的都爷爷手一抬，三个青袍人应诺一声躬身退走。

三双怪眼，狠盯着风尘三侠。

“青狮白象火麒麟，你们来了，表示你们的小皇帝已经距此不远。”虬须虎豪放地叫：“晚见不如早见，咱们早晚要见面的，早些决一死战也是一大快事。我虬须虎也是猛兽，与你们八猛兽是同类，哪一头猛兽先上？”

霸王鞭一抡，罡风虎虎，威风八面，往前面一站，真有霸王的气概。在流寇中，他的绰号就叫霸王。

右首的穿青箭衣大汉拔出了雁翎刀，昂首阔步上。

“在京都，你们鬼鬼祟祟四出骚扰，打了就跑。今天，你跑不了。狮对虎，你死定了。”大汉是青狮，有一长串怪怪的满名，谁也懒得去记。

狮对虎，气势真的十分惊人，双方急冲而上，霸王鞭兜头便砸，沉重的雁翎刀斜架猛挥。

“铮！铮……”一阵急剧的撞击声传出，四条腿八方纵横，风生八步，劲气迸张。

双方的兵刃皆以力胜，皆是双手抡动的狠家伙，一记招架不

住，便会刃飞人倒。不能取巧，不能逃避，一记重击失去平衡，便会受到绵绵不断的连续凶狠打击。

狠拼百十招，霸王鞭取得优势。

虬须虎不愧称流寇的悍将，发挥了霸王萧北的豪勇，手上一紧，砸、扫、劈、抽……一鞭连一鞭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吼声如雷，罡风虎虎，把青狮逼得绕着几株大树后退、后退，只有招架之功，还手乏力。

旁观的人，被两人可怕的力与狠拼惊得手心直冒冷汗，江湖人使用的轻灵长剑，一碰之下不断成百十段才怪，身躯挨上一下，保证从头到脚分为两半。

穿白箭衣的白象褪下降魔杵的护套，金光耀目。

“尼堪（汉人）！冲我来！”白象虎跳至一旁：“你，不错。”

李群一闪即至，剑起处冷气森森。

“我陪你玩玩。”李群轻灵的剑，在金光闪闪的降魔杵前显得逊色多多。

一声怒吼，粗壮的白象冲到，杵发如雷霆，横扫五岳全力扫出，一丈内风行草偃，力道之猛真有如崩山。

剑光逸退，金虹一掠而过，剑光就在这刹那间重新电射而入。

“嗤嗤嗤！”剑气啸风声惊心动魄，狂乱后退的白象来不及收招封架，只好飞快地闪退，最后一剑击穿了掩心革，幸好被最后一层铁叶挡住了。

李群剑术之快，无与伦比，一照面便几乎刺穿了神力惊人的白象。

第四剑……

斜刺里飞来一枚电虹，奇准地钉在李群的右小臂上。

一名青袍人到了，剑光如匹练。

李群的右小臂上，贯着一枚铁翎箭。他强忍痛楚大喝一声，

一剑急封攻近右肋的剑，人向左飞撞，被另一名青袍人抢出一掌劈翻，按住了。

同一瞬间，一团芒影飞向已完全取得优势的虬须虎，缠住了虬须虎的脖子。

“砰！”虬须虎重重地抛鞭摔倒。

是一根两端有如小铜锤的三尺长怪索，粗仅如拇指，似丝非丝，似革非革，半透明柔韧富弹性，飞旋中缠住脖子勒紧，真受不了。

一名大汉一跃而上，先两刀背把虬须虎敲得半死不活，再熟练地上绑。

另一面，两名锦衣人两支剑，把舒眉迫在一株大树下，一左一右点在她的双乳上，制住了。

白象怒不可遏，一声怒吼，降魔杵向半昏迷，而且双手已被按住反绑的李群作势下砸。

“不可！”火麒麟伸手拦住了：“一定要活的，口供要紧，带走！”

“他该死！”白象抚摸着甲上的剑孔大骂，居然脸红。

这种掩心甲形如背心，可以保护身躯，内外层是皮革，中间重叠着两层铁叶，每层十三片，俗称龟甲。李群的剑尖，仅贯穿外层皮革外第一层铁叶，剑上的劲道已经够惊人了。

十三个人，拖了三个俘虏，鱼贯觅路往回走。

百十步外，林子的对面草丛中，张家全一直就注视着恶斗的进行。

江小兰伏在他身旁，也全神贯注目不稍瞬。

人群逐渐去远，张家全陷入沉思中。

“你想什么？”江小兰惑然盯着他问。

“想一些事。”他信口说。

“什么事？”